

年味到底是什么味

□李慧慧

每到过年，总会有人感慨年味淡了，过年越来越没意思。我时常想：年味究竟是什么味？为什么如今会少了往日的滋味？

有一次，我特意带女儿去逛街，却发现走了十分钟就没有想逛的念头了。想买的年货，平时也有买，甚至网上的花样更多；想买的衣服，网上的同款更便宜；祭祀要用的东西，网上的样式更新潮。望着冷清的街道，女儿觉得无聊，我也兴味索然，只好打道回府。回到家，我们又打开手机重新挑选购买。她点头，我下单，效率极高，只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或许，年味是那份慢悠悠挑拣的耐心，是那份边走边看的雀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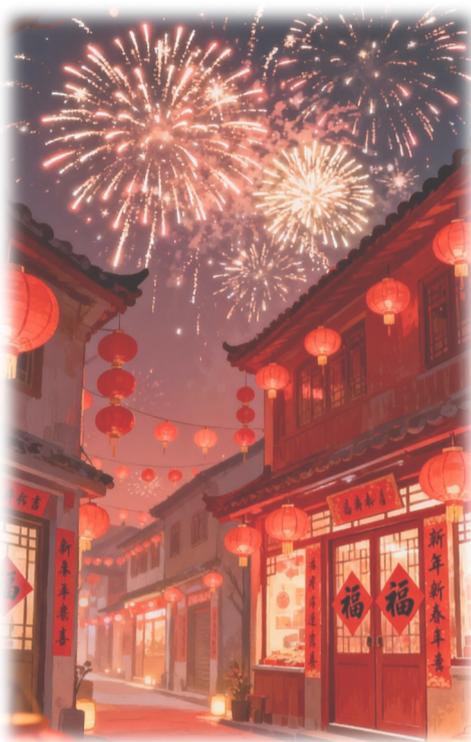
我回想起小时候跟在母亲身后逛街的快乐，那才是年味最浓的底色。每到过年，母亲会带我去买衣服，我们很少去县里，只在桥头买。从家里骑自行车到桥头要半小时，母亲不会骑车带人，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，她便从邻居家借来一辆，我和她各骑一辆，车后座的塑料藤筐空空的，心里却满是期待。

那时候的桥头商都是热闹的。街边小摊挨挤挤，年货琳琅满目得让人目不暇接：红彤彤的春联、色彩鲜亮的年画、崭新的日历，还有海岛人家少不了的鱼鲞、鱼胶，一路逛下来，过年的物件便能置办得齐齐整整。我们把自行车停在角落，母亲牵着我的手，一家家服装店慢慢逛。我小时候长得胖，衣服难挑，母亲总耐着性子翻找，她总想选些彩色的款式，把我打扮得嫩些。选好的新衣，母亲会先用报纸细细裹一层，再用绳子扎紧实，小心翼翼地拎在手上。

买完新衣，母亲的脚步不停，肉铺里挑几斤新鲜猪肉，干货摊称些饱满的花生与红枣，水果摊选几斤苹果、橘子，凡是过年能想到的，样样不落。有时东西买得多，母亲买完一些就放到藤筐里。渐渐地，藤筐越来越满，装不下了，母亲便用油纸分门别类包好，用绳子捆得整齐，把多余的东西稳稳码在自行车后座，再用粗麻绳来回绕好几圈，每个结都打得牢牢的，还要伸手拽两下试松紧，生怕半路掉落。

这般忙碌下来，母亲还不忘最重要的一样——灶王爷神像。祭灶是过年的头等大事，每到这时，母亲总会带着几分庄重，取下灶头那幅被一年烟火熏得泛黄的旧神像，轻轻拂去灰尘，再换上崭新的一幅。她的动作慢而虔诚，那一刻，灶台边的烟火气里，似乎有了别样的暖意，我便真切地感受到，年，真的来了。

后来日子好了，家里的传统大灶换成了新式厨具，厨房也装修得簇新，可母亲偏在橱柜里留了一



格，专门供奉灶王爷。怕木质橱柜有隐患，她特意买了电香，既守着传统，又多了份安心。平日里，那格柜门总是关着，藏起一份静谧的虔诚；唯有过年时，母亲才会轻轻打开柜门，点亮电香，熟悉的仪式感弥漫开来，那缕刻在骨子里的年味，便又回来了。每到祭灶那天，一刷朋友圈，发现如今海岛还有很多人家，惦念着这样的灶王爷，守着这份旧时光里的虔诚。

年味，于不同的人，大抵有着不同的模样。北方的年味，藏在风干肉的醇厚香气里；而我们这些海岛长大的人，年味里最难忘的，是鱼鲞的咸香。鱼鲞是海岛年夜饭的灵魂，少了它，便像年节缺了一角。每到腊月，家家户户的屋檐下、阳台前，总会挂满一排排鱼鲞，在海风里轻轻摇曳，泛着淡淡的金，那特有的咸香飘在街巷里，闻着便觉心安。望见那排鱼鲞，闻到那缕咸香，便知年已近在眼前。

所以年味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想，它应该不是单一的味道。年味，该是街头巷尾那抹红火的暖，是赶年集的热闹，是母亲包新衣的温柔，是灶王爷前的虔诚，是风里的鱼鲞香。如今年味看似淡了，或许不是它真的消散了，只是我们走得太快，忘了停下来，细细品味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与期盼。

甜酒酿里的年味

□薛晓波

那天，在食堂偶遇表姐，饭间聊起做酒酿的事儿，她直叹气：“这几天刚试着做了一次，没有成功。”

记得我小时候，表姐的母亲——我的姑妈，做酒酿是一把好手。早在春节前，姑妈就开始做酒酿，放在自家的小店出售。她做的酒酿米粒饱满、汁水清甜，街坊邻居都抢着买。如今姑妈快九十高龄了，不再做酒酿，表姐想吃了，便想试着做做，本以为跟着抖音学一下很简单，结果米都糊了，味却没出来。表姐说：“这次回家，非得缠着我妈，把做酒酿的诀窍学到！”表姐的话听得我直乐，仿佛看到了当年我和姐姐围着母亲的酒酿缸打转的样子。

在舟山农村，酒酿是春节前家家户户必做的吃食。在我家，正月初一的第一餐，酒酿配年糕是雷打不动的早餐。年糕有着“年年高”的寓意，盼着事业生活步步攀升；酒酿带着醇甜，象征日子甜甜蜜蜜。这习俗里藏着的，都是父母对新年的美好期许。

记忆里，母亲做酒酿是件极隆重的事。头天晚上，她就把糯米泡上，等着米粒吸饱水分。第二天一早，蒸锅将水烧开，泡好的糯米上锅蒸半小时，蒸得粒粒晶莹剔透。接着把糯米饭摊在大簸箕里晾凉，待到摸着温热不烫手时，就撒上自制的白药。这白药也要提前制作，是一种专门用来发酵的辣蓼草制成的。

拌好药粉的糯米饭装进陶缸，母亲会用厚厚的

棉被把缸裹得严严实实，再小心地搬到床上。发酵期间，这间屋子就是“禁地”，她再三叮嘱我们不许进去捣乱。

一天后，母亲终于掀开棉被，浓郁的酒香瞬间弥漫屋子。那股子甜醇的气息，是童年里最诱人的味道。母亲总板着脸叮嘱“不许偷吃”，可我和姐姐哪忍得住，趁她不注意就偷偷挖一勺。等到正月初一，满满一缸酒酿就被我们霍霍得差不多了。

如今做酒酿方便多了，用甜酒曲就可以。一个周末，我就根据网上的教程做了一次：500克糯米泡一夜，水开后蒸半小时，晾到30摄氏度左右，拌入2克甜酒曲，再加入250克温开水搅匀。

制作那天恰逢晴天，早上做好后，我把装着糯米饭的容器搁在太阳下晒。到了晚上，担心温度不够，便学母亲的法子，用棉被裹紧容器，还放了个热水袋保温。次日太阳一出来，又赶紧搬到阳光下接着晒。

到上午10点，刚好过了一天一夜，我忍不住掀开盖子，米面上只浅浅渗出一滴汁水，便又耐着性子晒到下午两点。捏起一粒尝尝，淡淡的酒香在舌尖散开，清甜软糯，和记忆里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赶紧端给母亲尝，她笑着点头：“成功了！”

那一刻，满心都是欢喜。原来年味不会远去，它藏在亲手制作的酒酿香里，也藏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，更藏在每一个盼着新年甜甜蜜蜜的日子里。

回家过年吧

□臻妮

寒冬腊月近年关，岁月轮回又一年。出去看看，不管新城古城，街上和马路主干道已张灯结彩，家家户户置年货换新装，都在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前几天看到本地土话“舟山等你回来”的短视频：阿囡，过年回舟山哦？啥辰光回来统高兴咯。听声音是位奶奶或外婆级的长辈。接着一位男士问：啥辰光回定海来了？后面是四位上年纪的女士分别问：啥辰光来沈家门了？啥辰光回嵊泗来了？啥辰光回岱山来了？啥辰光回桃花来了？

一声“阿囡”，好亲切的乡音，太有家乡味道了，它唤出长辈们的心声，他们是多么渴望在外的孩子们回家过年啊！评论区纷纷有人说：这男的声音好像我父亲；说嵊泗的像我母亲；这沈家门声音犹如我舅妈。还有说，一声“阿囡”让我瞬间泪奔……

我看了视频好几遍，两件往事不禁涌上心头。

儿子小时一放寒假就问我：“妈妈，我们过年何时去老家呀？”因为那里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，有鞭炮可放，有很多小伙伴可在大操场玩，还有外公、爷爷辈的疼爱。“等你作业至少完成一大半再去。”我每次是这样答复的，他就心安地开始加油做作业了。等他大些上中学了，他又问：“妈妈，过年我们为啥总要去老家？”我道：“树高千丈不忘根，水流万里总思源。因为那里有我们的根……”儿子看着我，认真地点点头。

还有一次回家，已是腊月廿八了。天气很冷，我怕刚出炉的一袋蛋糕被压坏，就从行李箱拿出来单独放着。结果那天乘船旅客特多，很拥挤，船一靠码头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上去，我也回家心切，一拉箱子就往前走。到家后才发现，一袋蛋糕忘了。我焦急地对父亲说：“把你最喜欢吃的一袋蛋糕落在船上了！”父亲笑眯眯又风趣地说：“噢，还好，我还以为你把孩子和你都忘了在船上呢，只要人回来就万事OK了，唔告，唔告。我最喜欢的不是你们带东西，你们人就好。”是的，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砌，而是心底存下的亲情暖意，而天伦之乐就写在父亲的脸上。

父亲还对我说：“门前车马非为贵，家有书生不算贫。有人家族能兴旺，有人国家有希望。”我听后感慨万千！这话虽过去好几年，但一直牢记在心，它给我启发很大，让我明白了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的真正含义。

是呀，你在外面是一粒尘埃，在父母眼里，你却是他们的全世界。他们不在乎你赚钱多少，不在乎你飞得有多高，只在乎你累不累？只在乎你回不回来？当你踏上归途，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你就会明白：所有的努力、所有的奔波都是值得的！

有人说，成年人回一次老家，仿佛是一次心灵旅游。这话讲得太好了！我深有体会，回到家里，感觉安静而治愈，那是归属，有你在外找不到的踏实感。为啥回老家过年？因为老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，是我生命的根，不管走多远，那份深深的牵挂和爱恋不会忘记，且随着年龄增长更加浓烈。

只是现在的年轻人，有人不肯回家，有人不敢回家，有人不想回家，还说等我们成功了有钱了，再让父母享福。可是我们的成功速度永远比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，古人云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不要让人生留遗憾。所以这30多年来，我们三兄妹总是回老家过年。
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。故乡在，岁月才有归途。游子们，亲人们，不要等了，让我们都快回家过年吧！